牧齋初學集

記三

重修素心堂記

吳江張益之先生余之先友也余兒時聞諸先夫子益之世居越來溪其父靜孝先生爲堂於溪上名之曰素心堂構堅好喬木翳然其傍有僞吳張士信聽事益之家中落堂已更主語罷輒爲憮然崇禎六年余訪益之之子孟舒于溪上登其堂即所謂素心者孟舒已復而居之加塗墍焉問士信之聽事老屋巋然負扆猶在相

與緩步絮語感先夫子之游跡慨然太息不忍去越翼日之無錫過華學士東亭故宅俗所推甲第者前堂軒敞壯麗吞若素心者八九於其胸中其樸雅閒靚殆弗如也飛樓突廈層臺砥室綢戶刻桷所在而是然赤白漫漶板腐而軏缺亦間有之不若越溪之居完且美也又爲之慨然太息以爲奉誠之園平泉之莊唐人所俛仰咏嘆不可勝紀王侯卿相百年之後裔孫克守舊第若魏國之求興坊者蓋亦罕矣魯人美僖公之復宇晉臣頌文子之成室張氏之有孟

舒豈非誠賢子孫而經史之所亟稱也與閒以語異度異度曰噫吾兄之復是也則難矣吾兄頻年以來身無兼衣食不重味匪朝伊夕拮据捋荼者爲此堂也修祖墓刊家集收族而洽親者爲此堂也修身矯思刑妻孥化僮僕薰鄉里而善良所以居此堂也吾兄年七十矣以先人之故徼惠于吾子記此堂之復以代生辰爲壽之詞不亦可乎余曰善遂書之而余方營先墓於拂水築丙舍墓之西徧美是堂之制命工圖以來視其棟宇而搆焉他日堂成亦將屬異度

爲之記崇禎九年正月記

頤志堂記

河南陸羣圭氏家於虞山之下傍山臨池爲堂以讀書其中名之曰頤志取其家士衡之賦所謂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也堂既成而横經籍書俯仰誦讀者蓋有年矣今年謁余而請使記其名堂之意夫斯堂也以讀書而名也讀書之法無他要以孝信古人箴砭俗學而已進學解韓退之所讀之書也答韋中立書柳子厚所讀之書也古之學者自童丱之始十三經

之文書以歲月期于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之書基本既立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參于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錄猶舟之有柁而後可以涉川也猶稱之有衡而後可以辨物也今之學者陳腐于理學膚陋于應舉汨沒錮蔽于近代之漢文唐詩當古學三變之後茫然不知經經緯史之學何處下手繇是而之焉譬之駕無舵之舟以適大海挾無衡之稱以游五都求其利涉而稱平也不已難乎俗學之敝莫甚於今日須溪之點定卓吾之刪割使人傭耳剽

目不見古書之大全三十年於此矣至於今聞
人覇儒敢於執丹鉛之筆詆訶聖賢擊排經傳
儼然以通經學古自命學者如中風狂走靡然
而從之嗟乎胥天下而不通經不學古病雖劇
猶可以藥石攻也胥天下而自命通經學古如
今人之爲其病爲狂易喪心和扁望而却走矣
楊子不云乎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
使正之陸子之嗜學若是其專且勤也亦思其
所以正之而已矣經經而緯史繇韓柳所讀之
書以進於古人俾後之學者涉焉而以爲舵楫

焉而以爲衡名堂之意庶有當乎余雖老而失學他日猶能負書挾冊登斯堂而問焉姑書是言以先之崇禎九年正月記

蓼菴記

太倉曹子忍生痛其父母之蚤世而不及養也又自傷其長而不遇無以慰其親於地下也讀詩至蓼莪輒爲廢書泣下文宮洗文起大書蓼菴二字以貽之曹子顏于其讀書之屋而請余爲之記吾聞諸夫子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卿大夫與士之孝而人子之所當有

事也若夫蓼莪之孝子致恨於失養而以爲鮮
民之生不如死此所謂庶人之孝也曹子宜何
居焉蓼莪之詩說詩者以爲刺幽王也其詩蓋
麗於谷風之什而北山之獨賢小明之悔仕怨
嗟益作蓋莫甚于此時今　聖天子在上惟皇
建極陰陽和而萬物理鹿鳴以下之詩益興而
南陔白華亦皆比笙歌而奏於堂下居今之世
而悲憂窮蹇退而稱蓼莪之詩吾竊悲曹子之
志而惜其不遇也雖然曹子則可謂孝矣古之
人戒其君求賢而用吉士必曰有孝有德又曰

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宣王之在內者惟張仲孝友而蕭望之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亦此志也曹子志氣卓犖議論天下事滾滾如貫珠顧其夙夜刻勵有終身之慕若此其將進而爲珪璋孝德之士奮庸於休明之世以矢來游來歌之盛事乎吾知其不徒爲蓼莪之孝子而足也聊書之以廣曹子之意崇禎四年六月記

聊且園記

侍御萊蕪李君雍時謁余而請曰余爲園于城之北隅其中亭之曰可以槐栢翳如花竹分列

鑿沼矢魚蹲石陰松此余之所茇也其東亭之
曰學稼植以黎棗雜以柿杏亭之後除地築場
誅茅爲屋溝塍迕錯鷄犬識路此余之所作勞
也其西亭之曰學圃樹桑成陰蔬得以避暍潦
井爲池土得以滋墳榮木周遭瓜果狼籍此余
之所食也折而南其中有齋曰則喜夾窻助明
琴書楮柱余之所抱膝而深居也梅樹盤紆編
爲虎落叢生蔓延香霧雜遝樹之眉曰梅花深
處東樹桃李西樹杏交亞蔽虧爲梅外藩以明
余之比于梅也其北則老樹攫拏茂林晻靄三

徑未絕窅如深山又折而西北地勢忽瀉淸池呀然長林覆之若眉著面桃李緣堤蓮藕盈池無時不花靡夕不月余之所行吟而觴咏也合而名之曰聊且園子其爲我記之余惟侍御荷橐簪筆供奉赤墀今且巡行雲中上谷閒宣威種落一丘一壑豈其所有事乎東夷不靖浹辰而克我河東士大夫之辱不止于四郊之多壘也又何燕游之足云乎侍御之名園曰聊且聊且之爲言苟然而已之辭也今之苟然者多矣苟然于廟堂而國論壞苟然于疆圉而戎索壞

侍御之所謂苟然者園亭燕游之事而已其所告誡于世者不已多乎若以附于止足之義如公子荆所云其於聊且之云固不相背要亦所謂同枕而異夢者何足以發侍御之指哉侍御儤力王家爲天子復河東故地正佟夷之誅使吾輩得握三寸管爲太平之幸人他日幅巾杖屨訪侍御東海之濱坐斯園而訪陳跡以余知言者也其樂爲何如天啓元年四月初五日記

保硯齋記

保硯齋者戈子莊樂奉其先人文甫所藏唐式

端研以詒其子棠而以名其齋也戈子攜其子過余山中薰沐肅拜而請爲之記夫天下之物人苟愛而翫之未有不思詒其子孫者也金谷之池臺平泉之花木集古之金石悅生之書畫彝鼎非王公大人不能有非世爲王公大人不能守也若夫硯則蓽門竹屋可以藏弆也破窻損几可以鋪陳也韋布之儒生兔園之書冊可以爲侔侶也匹夫孺子可懷褎而藏也可提挈而走也是故天下翫好之物多不能傳之再世而保硯爲易雖然硯之爲用大矣九經之文字

出焉天地之情物生焉傭工記名姓小儒箋蟲魚其于硯也猶無與也貪夫用以把算子酷吏用以書獄辭或媚權而飛章或乞哀而書表其爲硯之辱終古不能浣也必也窮經而好古澡身而洗心以磨礱比德焉以介石比貞焉其不爲硯辱也斯爲能保硯者乎是故凡翫好之物易于保有而保硯爲尤難戈子之以保硯名齋也其將保其易者乎抑將保其難者乎文甫之父子安貧矯志不失素風其能保斯硯以詒後人也亦必有道矣吾邑繆偘仲素嘗得迹古圓

硯旁刻西園雅集圖出米元章李伯麟之手遂以述古名其堂而黄文獻公爲之記迄今三百餘年仲素之硯未知猶在人間否而其堂之遺址亦無從問諸荒煙野草之間獨文獻之文在耳録此言之保斯硯以詒子孫固不若求所以保斯硯者之爲可久也弋子以此㫁其子可矣遂書之以爲記崇禎庚辰中秋記

嘗熟縣教諭武進白君遺愛記

古之學者必有師承顓門服習繇經術以達于世務晝丘溝涂各有所指授而不亂自漢唐以

降莫不皆然勝國之季浙河東有三大儒曰黄文獻溍柳待制貫吳山長萊以其學授于金華宋文獻公以故金華之學閎中肆外獨盛于國初金華既沒勝國儒者之學遂無傳焉嘉靖中荆川唐先生起于毘陵旁搜遠紹其書滿家自經史古今以至于禮樂兵刑陰陽律曆句股測望無所不貫穿荆川之指要雖與金華稍異其講求實學繇經術以達于世務則一也世之爲科舉進士之業者以帖括誦法荆川爲應舉之資而已而鉤章棘句之徒又從而訾謷之荆川

之集巳東之高閣不觀而況荆川以上者乎勝國諸君子且不能舉其氏名又況于師友淵源之際乎教學相沿倀倀然徒以苟且尺寸豪末爲意而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欲其先著于胸中如虞文靖之所稱于蜀學者其可幾乎自余里居以來士友之下問者未嘗不諄復告之而俗學之蠱晦巳久余之力固不足以表禩隆緒障百川而東之也萬曆癸丑毘陵白君紹光以進士乙榜署嘗熟學教諭疏穢訂頑緝文厲行立五經社分曹課試四方名士翕然來從君

與禮部侍郎孫公皆荆川先生之外孫流風遺書浸漬演迤入學鼓篋一皆舉荆川之學而措之故其學安而道尊粲然有文如此也君旣擢興安縣知縣諸弟子員仵繫其學政相率踵門願刻文于石以示遠久余惟白君之師道立矣諸弟子之覩其師也可謂勞矣雖然先王之祭川先河而後海稱人之善未有不本其父師者也鄉人士之淑艾于白君者皆荆川之遺也其可以無述乎因白君之教而推本荆川之學或源或委發其遺書而讀之其人猶可作也自勝

國以沂漢唐其師承指授如捧手而相詔也夫如是則吾鄉之士必有滌訓詁辭聲之陋出而有聞于當世者而白君之教衣被于是邦者豈有旣乎記有之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夫推本荆川之學以教邑之子弟白君之志也余爲斯記陷置壁閒鄉人士來游來觀因余之言鬧發頭角庶有以繼白君之志而衍其教思也哉已未正月廿八日記

儀孟劉母銘旌記

萬曆四十五年六月劉母王氏夫人卒于其子

未基宜興之官寢宜興之民三日哭罷市其大夫士聚而銘其旌曰儀孟劉母之柩按禮爲銘各以其物書曰某氏某之柩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稱儀孟劉母者何別劉母也明旌之有銘也以死者爲不可別而以其旗識之識之者別之也稱儀孟以別劉母古之道也劉母之爲儀孟柰何劉母之爲婦也劉氏家中圮母女事絶巧紉箴所出上奉尊章外應賓客下庀二叔履綦若揹囷廩繶絇綦練兼僂人染人之能嘗手自湅帛力殫壼匳器旁移時乃甦猶强起

事揮盞也宗人鄉老咸曰精五餙鼎酒漿縫衣裳孟母之教也是善爲人婦劉母之爲母也告夫子曰孺子長矣盍今負笈出遊踐桑弧蓬矢之志乎跪堝于庭具盖服而遣之已遣衣基如堝已又遣垸如衣基三子者遂皆以尊師取友有聞望于時堝游燕母命之曰男子墮地有師女子獨無師女道嶧山爲我奠棗修于孟母所以志也堝謁孟子廟見石刻畫像長跪母前大慟而起爲文以記其事四方之人咸曰學以成名問則廣知孟母之志也是善爲人母衣基舉

進士知嘗州之宜興縣母居官寢告戒僚媵禁叫呼歎鳴於梱中衣基出補蝗母宿治葅膊旬日而後反門闔封識宛然官舍有二桑繅絲得十餘兩喜謂家人曰今歲幸不以授衣累宜興矣卒之日民巷哭者如喪考妣而大夫士遂以其旌銘之君子以爲允蓋徵諸劉母之爲人婦爲人母者而又原本其所以師事孟母之意沒身而已者也故曰稱儀孟劉母者别劉母也雖然有是母斯有是子矣孟母之爲母師視公父文伯田稷子之母加著焉以孟子爲之子也别

劉母者亦以別劉母之子也置銘于重于律士喪禮之僅存者也可以觀禮焉婦人無謚然大夫士羣聚而銘有審謚于朝之義焉數其銘辭六言而已既別其母又以別其子志而婉微而昭有春秋之遺法焉謙益未第時與塙求基定交二子者之與謙益友也歸以告于其母謙益習知母儀法聞銘旌之舉考于大夫士之辭以爲其可以傳也遂刻石而爲之記

天台泐法師靈異記

天台泐法師者何慈月宮陳夫人也夫人而泐

師者何夫人陳氏之女歿墮鬼神道不昧宿因以台事示現而馮於卟以告也卟之言曰余吳門飲馬里陳氏女也年十七從母之横塘橋上有紫衫紗帽者執如意以招之歸而病卒泰昌改元庚申之臘也其歸神之地曰上方侯曰來寧宮曰慈月其職司則總理東南諸路如古節鎮病則以藥鬼則以符祈年逐厲懺罪度冥則以箋以表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卟今九年矣問其宿因則曰故天台之弟子智朗墮女人身生於王宮以業緣故轉墮神道以神道

故得通宿命再受本師記莂俾以鬼神身說法也問本師記莂云何則曰大師以宿昔因緣親降慈月宮爲諸神設法吳人尚鬼好殺故現鬼道救殺業善巧方便漸次棲引歸於台事而已其示現以十二年爲期後四年而大顯時節因緣皆大師所指授也卟所馮者金生采相與信受奉行者戴生顧生魏生皆於台有宿因者也或問於錢子曰慈月之事子以爲信乎誣乎余曰信也如來拳拳付囑惟此正法正法衰熄魔外盛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當此時闡揚台事

大明如來一期教之扃鐍譬則破昏夜以月燈開盲人以眼目諸佛菩薩所共護念証明誰得而非之今之禪病深矣魔民登師子之坐廝養踞大慧之席盲拳瞎棒欺天罔人信法門之師子蟲也慈月以人天眼具正知見汲汲然以教藥療禪病人知其闡教者所以顯教而不知其療禪者正所以護禪也菩薩於疾病世作大醫王慈月示現亦復如是我輩生人道中不能護持末法而以聽於鬼神將慚愧讚嘆之不暇而矧有後言耶至其妙達三乘博通外典微詞奥

義盡般若之筌蹄綺句名章總伽陀之鼓吹紫微右英諸眞與楊許相訓問者猶不敢窺其藩落而況神君紫姑之流乎故曰信也或曰爲台事示現是矣其兼言禍福奈何曰師固言之矣每見山林塚廟邪祀鬼神厭人血肉心竊痛恨故多以符方療疾冥冊之中殺業第一故罷勉相勸也今因病之驗而漸且求財求子求壽求功名以一神之力而敢侵朝廷之權何不理之尤也夫慈月所急者台事也而世人所急者貪生畏死與榮名富厚也兩相急而兩相求不得

不聊且應之故曰先以欲鈎牽後令入佛智令慈月急世人之所急而世人不求慈月之所求而不相得則怨與謗從之矣衆生在五濁世中三毒競與十纒爭發以慈月之慈而不能供其求也雖千佛出世其求彌甚以慈月之慈而不能弭其謗也雖千佛出世其謗彌甚雖慈月其若之何哉或曰朗爲天台高足弟子末後親受囑累何以墮落乃爾曰師資云逝善友淪亡刹那遷謝豈能自保無始以來惡業纏蓋放逸比丘墮牛豬狗猴各五百身憍梵鉢提巳得阿

羅漢道反作牛齡而何疑於朗耶自女人身轉
落鬼道如離弦之箭彌去彌遠然在鬼道中得
知宿命展轉牽率不昧宿因所謂如塞翁失馬
是也亦以戒力熏習善緣純熟譬如蹴踘著地
旋起佛言出家人雖破戒墮罪罪畢解脫如優
鉢羅華以慈月之事觀之則知多生戒力如鎔
金入泥終不銷亡久而益瑩既可以爲退墮鞭
後亦可以爲勇猛策進者也或曰淫昏之鬼不
在祀典慈月之歸神於此奈何曰鬼神之受報
不同其有威德者或住山谷或住空中各有宮

瓔冠華鬘著天衣食甘美形容端正無異諸天上方之神殆所謂有威德者也其生前必有利益於生人貪婬著業受此福報不知以何因緣因依慈月與被法力此其宿因亦不薄矣安得以世眼量之嶽神之受戒闍羅之聽講歸依正法載在傳記四生六道皆可修行天龍夜叉竝護佛法何獨於鬼神而斬之乎菩薩以願力故天龍鬼神等及諸外道邪見悉生其中爲其導首廣爲宣化慈月之墮鬼道安知非乘宿昔願力生趣異類調伏衆生卽鬼神中亦豈無以權

方便留惑示現者則鬼神之身爲業報爲應化
且未可臆斷而況於慈月乎或曰智者之入滅
久矣慈月之說法將使誰證之曰佛以大衣付
大迦葉以無上法付大阿羅漢皆不令滅度也
大師滅後六降山寺一還佛壟振錫披衣有如
平日以往時案行安隱之言較今日付囑流通
之旨嘗寂光中如屈伸臂耳子能知一心三觀
之義則十身佛刹微塵數修多羅如懸帝網尚
何疑於慈月之今昔與大師之去住哉叶告我
曰明公爲我作傳以耀於世亦道人習氣未除

也余曰唯唯作天台泐法師靈異記

岳忠武王畫像記

里中蕭生故觀察公之諸孫也嘗夢之武林拜宋太師鄂國忠武王廟下王延入坐而語之曰邊事旁午不遑啓處吾比年有事北方甫歸又趣駕去矣顧視其左右介士嚴裝將發金戈鐵馬鏦錚作聲渙然流汗而覺崇禎改元之十二月也越一年而有遵化之事生占斯夢以爲信而有徵命畫工繪王像夙夜礥盥事之而屬余記其事自昔言夢者皆本于周官之六夢生之

夢何居曰是所謂正夢也寧錦解圍以來羣酋竄伏舉世之人皆置从于度外生何思焉又何寤焉筐篋几席之間噩而夢喜且懼而夢于王事乎何有故曰正夢也　聖朝役使百靈羣神羣祀名山大川靡不為天子守護社稷訶禁不祥獨王有事焉者何曰惟忠武王僇力中夏誓滅金虜佟奴以王果餘孽胄金源之後啓疆犯順忠武有靈其能貰諸左雲而右憲陣背嵬而刃厤扎生不克直擣黃龍飲匈奴之血沒而佐佑　聖朝刈羣酋為膾脯俾無遺種不惟陰敵

我王慷王亦可以逞厥志焉王之有事于北方者此也日者蘆溝之役戕我大帥殲我全師去都城僅三舍耳我不發一矢奴遂巡顧視銜尾引去雖　聖天子威靈燀赫蓋亦鬼神相助之力焉今之游魂餘息出沒遁示閒安知非王陽施陰闔假之倏鏇而制其死命耶然則斯夢也何以獨告于生詩不云乎牧人乃夢曹人之夢衆君子謀曹也非有列于朝者也周官占夢季冬聘王夢及其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生之夢可謂吉矣盍齋祓走三千里以斯夢獻于

天子　天子將訊諸宗伯舉周官拜受之典余亦宗伯之屬也記其事以徵焉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四

記四

重修維揚書院記

維揚有書院作爲講堂學舍延道德博聞之儒摳衣升堂昌明孔孟之道而鄉人子弟相與羣萃州處以爲講肄之地其來舊矣萬曆中御史中州彭君來視鹽政閔其蕪廢修而作之祀董仲舒以後諸賢于其中高館曾樓宏壯靚深故御史大夫鄒忠介公爲之記久之復廢後鹽使者泰和楊君慨然歎曰豈可使講德之堂夷而

爲長亭廚傳乎按其舊而新之正其名曰維揚書院以書屬余曰願有記以繼忠介之後日者講學之禁甞嚴矣蓋發作于萬曆之中而浸淫于天啓之後迨于今講者熄禁者亦弛胥天下不復知道學爲何事夫其禁之嚴也鉤黨促數文網鉼急猶足以聳剔天下精悍之氣而作其憤悱是故逆奄之禍士大夫捐身命以扞之而士氣卒以勝及其禁之弛也天下皆鑴夷其廉隅唅囈其頰舌頑鈍狂易憒然於焱庛脂夜之中于是朝著無檠水加劒之大臣疆場多扣頭

屈膝之大吏集詬成風而刑辟不足以禁禦繇此言之禁學之效可見于此矣自正心誠意之學陳陳相因而姚江良知之宗始盛儒者又或反脣而議之良知之言昉于孟子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分而言之曰仁義禮智其實則良知而已矣夫立乎人之本朝蠅營狗苟欺君而賣國者謀人之軍師國邑偷生事賊迎降而勸進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蓋已澌然不可復識矣其良知之未死者如月

之有䰟也如木之有枏也質諸夢寐告諸妻子未有不淟然汗下煩冤欷歔者也故曰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行道乞人之所不受不屑而公卿大夫交臂而仍之恬不爲怪彼亦遏抑其良知抹摋其廉恥違心反面以至此極也誠使良知之學講之有素知如是而爲人如是而非人也知如是而爲忠臣孝子如是而亂臣賊子也知如是而爲聖賢如是而夷狄禽獸也知湯之必灼也必不赴知火之必焚也必不蹈知塗炭之必燋爛也必

不坐如是而士氣可立國恥可振哉鹿脂夜之
祥其可以少解矣乎稽良知之弊者曰泰州之
後流而為狂子為僇民所謂狂子僇民者顏山
農何心隱李卓吾之流也彼其人皆脫屣身世
芥視權倖其肯蠅營狗苟欺君而賣國乎其肯
偷生事賊迎降而勸進乎講良知之學者沿而
下之則為狂子為僇民激而返之則為忠臣為
義士視世之公卿大夫交臂相仍違心而反面
者其不可同年而語亦已明矣嗚呼聖人之言
元氣也孟子之言藥石也姚江之言救病之急

劑也南宋之世以正心誠意藥之而不效故有
風痺不知痛癢之證今之世以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藥之而不效故有頑鈍狂易之證舍是而
不加診治則人心死矣病在膏肓不可以復活
矣用良知之學爲急劑號呼惕厲庶幾其有瘳
乎楊君今之有志于醫國者也當軍興倥傯征
求旁午之會拾鹽鐵之笑而修師儒講肄之事
其必以爲救世之務莫先于此與誠先之則請
自姚江之學始鄒忠介公者余之執友而楊君
之鄉先生也天啓之學禁以忠介爲首忠介之

記蓋亟稱姚江泰州而楊君之所得于忠介者深矣故樂爲記之使刻石陷諸壁閒亦以告于維揚之士繼泰州而興起者也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嘗熟錢謙益記

長洲鄭氏新復祭田記

惟鄭氏遠有條序國初國子監助教士龍斷自有宋建祠立主曰狀元毅夫公獬學士忠惠公性之丞相忠定公清之提舉文臺公天錫高士所南公思肖割膏腴以供祀視圭田而三之三傳爲處士德躋助教于廡子孫以昭穆祔祭田

倍助教而三之自助教下五支分守其祀郡縣有牒祠有碑田有圖餘百年矣其割而界之他族也自萬曆十二年始鄭之宗人顧視廬冢哭而相弔又餘五十年矣訟而贖之按碑以崇祀歸餘以息爭自崇禎十六年始于是鄭之雋孝廉敷教以書來請曰願有記昔者鄭請釋泰山之祀以祀周公春秋諱之書曰以璧假許田僖公復許田閟宮作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鄭氏之舉於是乎近閟宮矣古者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夫

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其去而止之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知祭器不粥墳墓不去之義則天子諸侯以至于公卿大夫其所當守而勿去者可知已矣故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敗則亡之令也楚豫之間寇未至而先潰名都大邑棄之如遺跡焉向令能如鄭氏之子孫所以營祠復田死守勿替者其肯弁髦職守而以都邑與人乎嗚呼述祖德崇先祀可以教孝嚴守祧時饗祀可以觀禮食舊德

服先疇可以作忠使天下士大夫衆著于復田之義視朝廷之軍師國邑咸如祭器之不可粥墳墓之不可去則祖宗之土宇版章可復而流亡潰敗之禍其少止乎田之復鄭氏一家之事可以無書而復田於今日當名都大邑棄師失守恬不知戒之時其亦以有警也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是年崇禎十六年癸未也

虎丘雲巖寺重修大殿記

崇禎二年十一月虎丘雲巖寺災大雄寶殿萬佛閣觀音閣方丈樓觀一夕而燬山林焦枯神

鬼灼爛人天憯悽如聞歎噫寺僧持簿勸募垂十年高門縣簿靡有應者東陽張公奉　天子命保釐是邦慨然嘆曰噫是誠在我捐俸錢捜鍰金僚屬咸佽助焉乃屬山僧鳩材庀徒量工命日自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始事至十三年四月初八日大殿卒功方丈樓觀以次修葺邦人士女來游來觀耋艾詠歌推美頌考於是僧以公之命來請曰願有記也或曰昔稱虎丘龕吳西門西金方也闔廬之葬也須池六尺扁諸之劍三千葬三日而白虎蹲其上金之精也寺災之

夕金昌望齊坊市水銀匝地金氣發矣公于是作斯殿以鎮之有厭勝之道焉天下盜賊鋒起兵火彌亘中吳一隅宵柝不警公之爲吳人違兵也此非其微與或又曰張魏公當紹興時記虎丘經藏以謂夷狄之變其來有自欲愛貪忿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爲鬬亂我佛以清淨立教使回心歸善和氣自生公方親臨戎馬鏖劇賊于京江桐皖之閒顧汲汲爲此舉也表佛力迎和氣彌三災消刼火其機緣深矣其願力偉矣公固張姓也寧非魏公再來現身說法者歟

嗚呼頻年以來水旱刀兵雜然交作疵癘夭札民不堪命方鎮大臣囊金𧸘帛郵傳拜除視之蔑如也自公之來敷和布德宣慈訓廉耆老病癃煥肌起羸嚚童鰥孤咸登衽席今茲之役一錢寸布不煩公私朝䪢暮鹽節縮儆工斯殿之落成也邦人之歡心頌聲與丹樓絳殿互相涌現于諸天雲物之中故能化兵氣爲祥雲轉災土爲佛國然則考公保釐之績著于東南者莫如是役宜也公撫吳七年宣勞治河入爲本兵以疆事牽連就徵吳之人扶杖負襁炷香撮土

匍匐佛前告哀祈宥若呌閶闔若投匭函此尤可書也余故不辭而爲之記其不特以記其成亦以使後之有官君子有事于崇佛者於張公之爲宜有考也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常熟錢謙益記

萊陽姜氏一門忠孝記

崇禎十六年三月行人司行人臣垓伏闕上疏言去年閏十一月奴酋兵掠萊陽臣父勑封儀眞縣知縣姜瀉里山居聞警率子弟僮奴入城死守二月初六日奴突至城陷巷戰被執奴就

索金帛臣父罵曰吾二十年老書生二子爲清白吏安得有金帛飽狗奴腹以馬捶捶之嚼齒大罵奴攢刃刺之乃死臣季弟姜坡偕侍郎宋玫守東城趨抱父屍慟哭奴縛置寨中夜舉火燒奴帳奴覺臠殺之臣母及長兄圻負重傷圻妻王氏臣妻孫氏坡妻左氏及次姊先後投繯赴火死臣兄禮科給事中埰言事迂戇荷 聖明寬宥頒繫西曹聞訃浹旬號慟絶食臣若奔赴故里則臣兄囹扉一息立斃草土臣欲留視橐饘則臣父原野暴骨長飽烏鳶臣餘氣僵魂

死生無地伏望　皇上付臣法司代兄歸葬兄得畢命首丘臣願填尸牢戶若臣兄罪必不赦請勒限就繫伏前日妄言之辜并案臣今日妄請之罪　天子覽其奏意惻然憐之未及發六月登萊撫臣曾化龍覆奏姜氏一門忠孝請賜優卹始得奉　明詔下所司核將以甲申九月卜葬謂謙益舊待罪太史氏俾書其事嗚呼忠臣孝子國家之元氣也忠義之氣昌則存叛逆之氣昌則亡有國家者之大坊也天寶逆命之臣以六等定罪逵奚珣輩駢斬于獨柳樹集百

賚往觀之而宋南渡李綱議僭逆僞命宜倣肅宗時定罪用重典當時不能從識者以謂至德之中興建炎之不振其興亡實繇于此今國家方全盛奴雜種小醜闖蝗賊游魂中朝士大夫回面屈膝委質賊庭者所在而有夫豈國無刀鋸以至是與若姜公者身無一命之寄家無中人之產徒手扞賊橫身死義家人婦子血肉糜爛國家元氣旁薄結轖而勃發于姜氏之一門非偶然也使國家之臣子胥如姜氏則忠臣孝子接踵于世何至如靖康之時所謂在內惟李

若水在外惟霍安國使敷天率土痛北轅而憂左衽哉比歲奴三入畿輔一門殉難者高陽孫氏順義成氏與姜氏而爲三孫氏成氏之議䘏當國者口噤目眙若避禁諱至今寢閣未下今姜氏之䘏獨出宸斷然後知 崇獎節義固 聖明之所急而所司奉行者之罪也自今以往忠義之氣昌國家之元氣日固叛臣賊子當胥伏獨樹之誅而奴闖之懸首槀街也不遠矣余爲書其事以俟之且以諗於國史之傳忠義者崇禎甲申三月記

韓蘄王墓碑記

宋蘄國韓忠武王世忠墓在吳縣靈巖山下豐碑巋然贔屭屈盤禮部尚書趙雄奉詔撰也宋史列傳援据雄碑其書楊國夫人事則碑爲詳建炎之復辟也楊國及二子質苗傅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隆祐太后宣見楊國楊國詣傅詒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傅乃屈膝拜曰顒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爲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速清巖陛楊國

奉詔馳出都城遇傳弟翊于途告之故翊色動
手自捽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
王于嘉禾史云朱勝非紿傳遣妻子慰撫世忠
而不及楊國云云畧也傳正彥獻俘行宫楊國
自碩人超封國夫人制曰知畧之優無愧前史
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國始史
稱隆祐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
勤王誤也黄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閒親執桴鼓
史云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
渡羅大經鶴林玉露載兀朮鑿河遁去夫人奏

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
而碑及史皆不載爲蘄王諱也大經又云蘄王
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于
廊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走出已
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因蹴之起問其
姓名密告其母邀至家具酒食資以金帛結爲
夫婦碑云楊國家楚州織簿爲屋蓋楊國家本
楚州寓京口也蘄王鎭楚州披草萊立軍府故
夫人亦織簿爲屋與士卒共力役也蘄王起銀
州積功轉進武副尉宣和二年調西師討方臘

部勇敢五十人隨王禀以往遇楊國于京口當在此時王爲裨將非小卒也碑載王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茆氏秦國夫人周氏蘄國夫人四妻皆啓國封蓋宋世待功臣彝典如此楊國起家北里慷慨擇配識英雄韎韋之中遂能定國難奏膚公豐碑青史於今爲烈豈不偉哉辛巳長至日余與河東君泊舟京江指顧金焦二山想見兀朮窮蹙打話蘄王夫人佩金鳳瓶傳酒縱飲桴鼓之聲殷殷江流濆沸中遂賦詩云餘香墜粉英雄氣剩水殘山俛仰閒相

與感槩歎息久之甲申二月觀梅鄧尉還過靈
巖山下埽積葉剔蒼蘚肅拜酹酒而去因攈採
楊國遺事記其本末如此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五

記五

耦耕堂記

萬曆丁巳之夏予有幽憂之疾負痾拂水山居孟陽從嘉定來流連旬月山翠濕衣泉流聒枕相與顧而樂之遂有棲隱之約亡何孟陽有長治之役卒卒别去予遂覊紲世网䟦前疐後爲山中之逋客者十有餘年矣天啓中予遭鉤黨之禍除名南還塗中爲詩曰耦耕舊與高人約帶月相看竝荷鋤蓋追思疇昔之約而悔其踐

之不蚤也世故推移人事牵輓匹夫硜硜之節不能自固咎譽錯互搆扇旁午殘生眇然不絶如縷然自此得以息機摧撞長爲山中之人而孟陽不我遐棄惠顧宿諾移家相就予深幸夫迷塗之未遠而隱居之不孤也請於孟陽以耦耕名其堂孟陽笑而許之嗟夫子與孟陽遭逢聖世爲太平之幸人其所爲耦耕者蓋亦感閟居之多暇喜一飽之有時庶幾息勞生而稅塵鞅豈與夫沮溺者流輟耕太息於蔡葉之閒歎滔滔以没世羣鳥獸而不返者哉余與孟陽之

似沮溺其耦俱之跡而已而其樂則固有過之者矣然亦有不能無慨然者予之得交於孟陽也實以長蘅長蘅與予偕上公車嘗歎息謂予吾兩人才力識趣不同其好友朋而嗜讀書則一也他日世事麤了築室山中衣食弁給丈史互貯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陽輩流髣髴淵明南邨之詩相與詠歌皇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予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予願爲都養給掃除之役請以斯言爲息壤矣荏苒二十餘年長安邸舍酒闌燈灺之語猶歷歷在耳而長

蘅已不可作矣人生歲月真不可把翫山林朋友之樂造物不輕予人殆有甚於榮名利祿也予之得從孟陽於此堂也可不謂厚幸哉莆田宋比玉于三人之友也爲作八分書以扁於堂而予記其語於壁間世之君子過而覽焉其亦有如予之慨然者乎崇禎三年錢謙益記

朝陽榭記

耦耕堂東南之茀地瓦礫叢積登之有異焉因而爲臺狀如敦丘起屋半間以障風雨於是崖之爲拂水石之爲三沓峯之爲石門石城合沓

攢簇於尋丈之內灌木族叢仰承歷展紛紅駭綠蔽虧變換樹踞山之東旦即見日名之曰朝陽取爾雅釋山之云也梁簡文帝招眞治碑曰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峯拂水縣流灑天河而俱會又曰其峯則有石門石城虛嶮自然神功挺起今斯樹之所直者高巖縣流樵夫牧人皆能指示其處至所謂石門石城者流俗皆莫知漫擧北山一二拳石以當之耳予按姑蘇志云過吴王廟五六里有試劒石又有三沓石與石城石門諸峯錯峙乃知三沓石之東試劒石下

石壁呀然中開俗謂之劍門即石門也石之西其厓如防如削巨石錯列如雉堞樓櫓即石城也簡文云虛峗挺起信不誣也舊志稱二峯在項山西北蓋未可信又云石城吳王置美人處据漢書注及郡國志即吳縣之靈巖山無容在虞山也予爲記於壁閒庶游斯榭者可以舉目而得之且使讀者知古人模狀山水其言語簡妙爲不可及也崇禎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記

秋水閣記

閣於山與湖之閒山圍如屏湖繞如帶山與湖

交相襲也虞山隋山也蜿蜒西屬至是則如窓如防環拱而不忍去西湖連延數里繚如周墻湖之爲陂爲漫者彌望如江流山與湖之形經斯地也若胥變焉閣屹起平田之中無垣屋之蔽無藩離之限背負雲氣匈盪煙水陰陽晦明開斂變怪皆不得遁其豪末閣既成主人與客登而樂之謀所以名其閣者主人復於客曰客亦知河伯之自多於水乎今吾與子亦猶是也嘗試與子直前楹而望陽山箭缺累如重甗吳王拜郊之臺已爲黍離荆棘矣邐迤而西江上

諸山參錯如眉黛吳海國康靳國之壁壘亦已蕩爲江流矣下上千百年英雄戰爭割據沓然不可以復跡而況於斯閣歟又況於吾與子以眇然之軀寄於斯閣者歟吾與子登斯閣也欣然騁望舉酒相屬已不免啞然自笑而何怪於人世之還而相笑與客曰不然於天地之中有山與湖於山與湖之中有斯閣於斯閣之中有吾與子吾與子相與晞朝陽而浴夕月釣清流而弋高風其視人世之區區以井鼃相跨峙而以腐鼠相嚇也爲何如哉吾聞之萬物莫不然

莫不非因其所非而非之是以小河伯而大海若少仲尼而輕伯夷因其所然而然之則夫夔蚿之相憐儵魚之出遊皆動乎天機而無所待也吾與子之相樂也人世之相笑也皆彼是之兩行也而又何鬪焉主人曰善哉吾不能辯也姑以秋水名閣而書之以為記崇禎四年三月初五日

明發堂記

斥山居以為墓鄉之為堂為閣游焉息焉者皆墓域也直秋水閣之後竹樹晻曖磵石錯列宮

之以爲墓田丙舍其中爲堂前榮後寢高明而靚深倣越溪張氏之製命工圖以來有以栢屋售者度而移焉不爽尺寸名之曰明發於以登薦蔬饌親賓示吾子孫毋忘其初也庭中有老梅修竹浮水溜渠空翠自墮清陰不改堂之東步檐周流迴廊交屬其前楹近臨墓道游人士女竝肩接踵薄而觀之如坐鏡中紛紅拖碧如雜圖畫折而東拂水之磵繞墓前穴墻而出以注於簷下雨過泉雍水石鬬擊蛇龍攫挐風雷喧豗潰而西傾折回直舒爲漫流閘東崖旋濆

沸土瀑㴔然而下經第五橋以入於明堂之水渠簡文所謂拂水縣流天河俱會者循行吾欄檻之間猶硯池帶水也㵎之洑流又折而北滙於堂之西石壁之下有泉湛然所謂歸來泉也泉之下洄池蓄停㵎石平布其西築室方丈幽蔭薈蔚翠蔓蒙絡日車蒼涼月輪穿漏此吾堂之别館也堂之東北隅有樓以燕處有陰室以違夏有陽室以違冬庋閣庖湢順序以為此吾所以翼夫堂也予之營斯堂也財一年而有急徵之禍縶踰年而歸歸而廬於此也歲時伏臘

晨昏肅拜顧明發有懷之義未嘗不僾然如有見愾然如有聞也霜淒月黑風雨如晦白楊蕭騷山谷震駭念古之孝子遶墳而啼攀栢而泣未嘗不膚粟骨驚媿而祈死也良夜閉卷閒房點筆追思壯年昔游春燈秋卷未嘗不撫駒策驥歎老至而悲無聞也雒中之冠帶汝南之車騎蜀郡之好事鄠杜之諸生聞聲造門希風枉駕屨舄交錯舟船塡咽邑屋閴其無人空山爲之成市畏虛名之難居知物望之不易副未嘗不逖然以思默然以慙而悄然以恐也歲月荏

苒世務牽紲廬三年而復返俛仰感歎輒爲之記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吾子孫念之哉若夫遊觀之美山林鳥魚之樂非吾所以名堂之意也其敢以示子孫乎廬居後之三年涂月二十八日謙益謹記

花信樓記

於墓道之東偏擇爽塏之地撤耦耕堂而徙焉招孟陽也堂之前隙地與秋水閣相直庀山居之餘材爲樓五間後山如屏前湖如鏡堤池折旋景物攢簇名之曰花信而劉狀元胤平書其

額拂水游觀之盛莫如花時祝釐之翁媪踏青
之士女連袂接衽摩肩促步循月堤穿水閣笑
呼喧闐游塵合沓呵之不能止避之不勝趨也
作斯樓也而美其名幾以飽其觀聽誘而奪之
樓既成堤之西東閣道相望不能中分游者而
來者滋益衆客或惎余誘而奪之之法不已窮
乎予曰予之名樓也以花信而游人之追奔走
集者爲花來也當此之時風柔日麗春山如粧
春湖如鏡弱柳纅煙夭桃暈雨相與握蘭贈藥
思吟怨歌靚觀徵步傍徨徙倚非有以誘之誰

得而奪之迫乎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羣女出桑游者息觀者止紅綻綠肥草長麥秀於斯時也誰誘之而誰奪之耶吾與子倚飛閣臨長提身游於嬌花寵柳餘香殘粉之中欣欣然如有得也已而時序遷改繁華代謝譬之雨止雲收酒闌人散未嘗不迦然如有所失也造物者之於吾與子也其誘且奪之則已久矣而子猶未之寤歟客曰藏舟於山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也姑記其語於壁花時登斯樓也更與子飲酒

留仙館記

得周氏之廢圃於北郭古木蔡石鬱蒼薈蔚其西偏有陋室焉爲之易腐柱傾加以塗塈樹綠沈几山翠濕牖煙霞澄鮮雲物靚深過者咸歎賞以爲靈區别館也樹之眉曰留仙之館客覩而歎曰虞山故仙山也斯館也西望乾元宮徐神翁之雪井在焉迤而南爲招眞治梁蘭文所錫二二始八會者也折而北爲烏目山淳于斟遇慧車子授虹景經處也予將隱矣有意於登眞度世名其館爲留仙不亦可乎予曰不然予之

名館者慈谿馮氏爾賡號留仙者也予取友於天下多矣晚而得留仙舅弟留仙之於我古所謂王貢嵇呂無以尚也予既老於一丘而留仙爲　天子之勞臣杖柱於津門渝水之間逖而思思而不得見眉之館焉所以識也客曰是矣則胡不書其姓繫其官而以別號名館使人疑於望仙迎仙之屬歟予笑曰予必以洪厓赤松飡六氣而飲沆瀣者而後爲仙歟吾之所謂仙者有異焉老子吾夫子之所學焉者也一則曰吾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禮經之所載

也許叔遜龍沙之祖也淨明忠孝其教䟦法在也以真誥考之忠臣孝子歷數千百年猶在金房玉室之間迄於今不死也以留仙之館比於望仙迎仙何不可哉士君子出而致身遂志分主憂振國恤其爲修煉也視山澤之癯鷗息禽戲塊然獨存者所得孰多吾嘗從樵陽之侶窺石函之閟籍得厠名其間者吾黨葢有人焉未可謂神仙去人遠也客曰善哉請書之以爲記俟其他日功成身退爲五湖三峯之游宴坐於斯館相與縱飲舒嘯而以斯文示之崇禎壬午小

玉繠軒記

河東君評花最愛山礬以爲梅花苦寒蘭花傷

豔山礬清而不寒香而不豔有淑姬静女之風

蠟梅茉莉皆不中作侍婢予深賞其言今年得

兩株於廢圃老墻之下剕奥草除瓦礫披而出

之皆百歳物也老幹擢挐樛枝扶踈如衣從風

如袖拂地又如人枯莽乍脱相扶而立相視而

笑君顧而樂之爲屋三楹啓北牖以承之而請

名於予予名之曰玉繠而爲之記曰瑒花之更

名山礬始於黃魯直以瑒花爲唐昌之玉蕊者段謙叔曾端伯洪景盧也其辨證而以爲非者周子充也夫瑒花之即玉蕊耶非耶誠無可援据以唐人之詩觀之則劉夢得之雪蕊瓊絲王仲初之瓏鬆玉刻非此花誠不足以當之有其實而欲奪其名乎物珍於希忽於近在江南則爲山礬爲米囊野人牧豎夷爲樵蘇在長安則爲玉蕊神女爲之下九天停飈輪攀折而後去固其所也以爲玉蕊不生凡地惟唐昌及集賢翰林有之則陋又以爲玉蕊之種江南惟招隱

有之然則子充非重玉蘂也重李文饒之玉蘂耳玉樹青葱長卿之賦也瓊樹璧月江總之辭也子充又何以云乎抑將訪其種於宮中窮其根於天上乎吾故斷取玉蘂以牓斯軒春時花放攀枝弄雪游詠其中當互爲詩以記之訂山礬之名爲玉蘂而無復比瑒更礬之譏也則自予與君始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牧翁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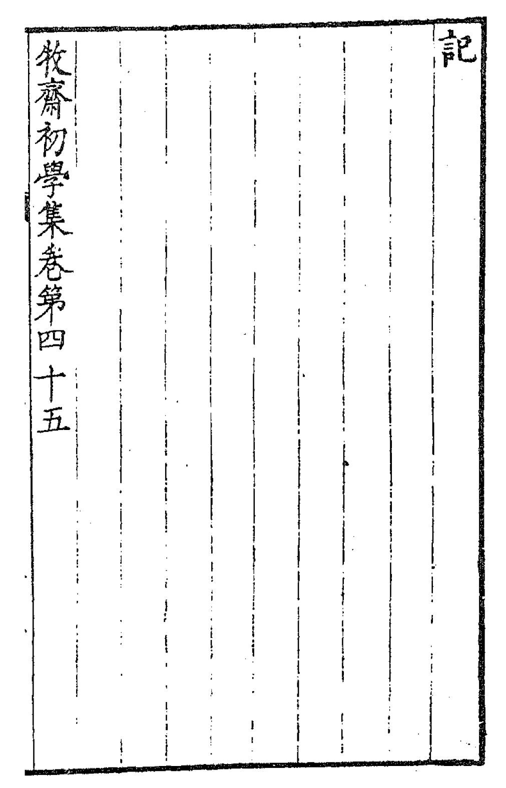
匪齋記

易比之六三曰比之匪人世儒之解曰匪人猶

曰小人也易言君子小人多矣於泰曰內君子而外小人於否曰內小人而外君子遯則曰吉曰否解則曰有解曰退革則曰豹變曰革面師之上六既濟之九三曰小人勿用同人之九三曰小人弗克皆鑿鑿乎指小人而質言之也於比何獨不然比之卦以九五居陽爲主而五陰皆求比焉比而不以元永貞則凶邪之道永貞而不遇其主則猶未免於咎也初六之有孚盈缶永貞而遇其主故曰无咎終來有它拔茅彚征不遐遺朋亡泰之道也故曰吉六二之自內

內而得君六四之外比外而得賢故皆曰貞吉六三近者皆陰而遠無應所與比者皆非其人中懷永貞蘊初六之盈缶而不遇其主者也莫益之或擊之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象曰不亦傷乎夫子蓋傷之也水流濕火就燥比之相從各以其類漢之有李固胡廣趙戒之匪人也唐之有陸贄裴延齡趙憬之匪人也易不言君子小人而曰匪人虛其位以俟人主之決擇也不言凶不言咎而言傷者何也有九五剛中之主顯比於上五陰之求比者用三驅之道以縱舍

之雖違有孚之吉而終免後夫之凶則亦止於傷而已矣崇禎元年予以閣訟奉　明旨鐫責日中有匪人　上方向學精於詩書取原筮之辭以斷枚卜之獄不斥言小人而曰匪人使臣予雖退廢其名猶可居也震怒之後事得白即放歸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聖主之放其臣也有哀矜無忿疾傷之之道也客有唁予者曰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安知　上不以蹇之匪躬勗予乎予曰是何敢哉請以上之明旨名其讀書之齋曰匪而繹其說以爲



記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五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六

記六

游黃山記序

辛巳春余與程孟陽訂黃山之游約以梅花時相尋于武林之西溪踰月而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嶽黃山之興少闌矣徐維翰書來勸駕讀之兩腋欲舉遂挾吳去塵以行吳長孺爲戒車馬庀糗脯子含去非羣從相向慫慂而皆不能從也維翰之書曰白嶽奇峭猶畫家小景耳巉崎幽石盡爲惡俗黃冠所塗點黃山奇峰拔地高

者幾千丈庫亦數百丈上無所附足無所迤石色蒼潤玲瓏天曲每有一罅輒有一松逕之短鬚老骨千百其狀俱以石爲土歷東南二嶽北至叺哈以外南至落迦匡廬九華都不足伯仲大約口摹決不能盡懸想決不能及雖廢時日頻跋涉終不可不到也是遊也得詩二十餘首寒窻無事補作記九篇已而悔曰維翰之言盡矣又多乎哉余之援筆爲此編也客聞之索觀者相屬余不能拒遂撰次爲一卷先諂孟陽于長翰山中而略舉維翰之書以發其端壬午孟

陬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記之一

黃山聳秀峻極作鎮一方江南諸山天台天目爲最以地形準之黃山之趾與二山齊渊東西宣歙池饒江信諸郡之山皆黃山之枝隴也其水東南流入于歙北入于宣南入于杭于睦于衢自衢西入于饒西北入于貴池其峰曰天都天所都也亦曰三天子都東南西北皆有郭數千里内之山扈者歸者岌者峘者嶧者蜀者皆黃山之負扆几格也古之建都者規方千里以

爲甸服必有大川巨浸以流其惡黃山之水奔注交屬分流于諸郡者皆自湯泉而出其爲流惡也亦遠矣謂之天都也不亦宜乎余以二月初五日發商山初七日抵湯院自商山至郡七十里自郡至山戸一百二十里至湯院又八里其所逕寺曰楊干臺曰容成潭曰長潭嶺曰石磓石曰瓣石溪曰芳溪村曰芳村其地勢坡陀犖确擁厓據壁溪流縈折漘岸相錯其人家衣美蒨被芳草略彴拒門疎籬阻水褰裳濟涉牛在煙嵐雲氣中縣長潭而山戸山䆳環谷水䆳

注溪谷窮復入一谷山與谷如堂如防旋相宫又相别也溪水清激如矢或濆沸如輪文石錯落深淺見底百里之內天容沉寥雲物鮮華游塵飛埃望厓却反人世腥腐穢濁之氣無從至焉余語同游者曰子知黄山乎是天中之都會而軒轅之洞府也二百里內皆離宫閣道羣真之所往來百神之所至止殆有神物司啓閉給糞除于此地而人未之見也吾嘗游岱矣未及登天門上日觀不知岱之尊也今吾之至于斯也肅然而清悄然而恐恍然如在天都石門之

上余之兹游也而豈徒哉是日浴于湯池宿藥
谷之桃源菴

記之二

自山口至湯口山之麓也登山之逕於是始湯
泉之流自紫石峰六百仞縣布其下有香泉溪
泉口瀆沸蒸熱冷泉下注凉溫齊和瀵尾涌出
穢濁迸去初浴汗蒸蒸溢毛孔已而儵然霍然
如醒斯析如痁斯解拍浮久之恍然感素女王
真之事作畱題四絕句浴罷風于亭巾屨衣袂
飄飄然皆塵外物也折而西竹樹交加崖石撐

柱掌龍纍壓如無人逕行半里許佘氏桃源菴
在焉菴之前天都青鸞鉢盂諸峰回合如屏障
其左則白龍潭水膏渟黛蓄噴薄巨石水聲砰
磅微雨霢霂辛夷炤簷皎如玉雪俄聞籬落間
剝啄海陽邵梁卿幼青自白岳來訪足音跫然
足樂也午夜聞衝撞彌急溪聲雨聲澎湃錯互
晨起坐小樓視天都峰瀑布痕斕斑赮駮俄而
雨大至風水發作天地掀簸漫山皆白龍掉頭
捽尾橫拖倒拔白龍潭水鼓怒觸搏林木轟磕
几席震掉雨止泉益怒呀呷撞胸如杵在臼日

下春少閒乃相與商游事焉佘氏菴傍湯池朝夕浴于斯飲于斯汲于斯以斯池爲湯沐焉服食焉皆可也昔人飲菊潭而强飲杞水而壽況丹砂之泉軒轅浴之三日而伐皮易毛者乎以千金賃藥谷之廬以二千金庀粮糧治藥物沐飲于斯泉者數年登真度世可執券而取也今有進賢冠于此曰賣之三千金人爭攘臂而求之以三千金買一仙人則掉頭不顧此可爲一笑者也

記之三

緜禪符寺度石橋而北踰慈光寺行數里逕硃砂菴而上其東曰紫石峰三十六峰之第四峰與青鸞天都皆嶧山也過此取道鉢盂老人兩峰之閒峰趾相竝兩崖合沓彌望削成不見罅縫捫壁而往砑然洞開軒豁呈露如闢門闔登山者蓋發軔于此里許憩觀音崖崖欹立如側蓋逕老人峰立石如老人傴僂縣厓多奇松裂石迸出糾枝覆蓋白雲蓬蓬肙松起僧曰雲將鋪海盍少待諸遂憩於面峰之亭登山極望山河大地皆海也天將雨則雲族而聚于山將晴

則雲解而歸于山山河大地其聚其歸皆所謂鋪海也雲初起如冒絮盤旋老人腰膂閒俄而滅頂及足卻迎凌亂迫遽廻合瀰漫匼匝海亦雲也雲亦海也穿漏盪摩如百千樓閣如奔馬如風檣奔踊卻會不可名狀盪胸撲面身在層雲中亦一老人峰也久之雲氣解駁如浪文水勢絡繹四散又如歸師班馬倏忽崩潰窅然不可復跡矣回望老人峰傴僂如故若遲而肅客者緣天都趾而西至文殊院宿焉黃山自觀音厓而上老木揹徑壽藤冒石青竹綠莎蒙絡搖綴

日景乍穿飛泉忽灑陰沉杳篠非復人世山未及上曰翠微其此之謂乎升老人峰天宇恢廓雲物在下三十六峰叅錯涌現恍恍然又度一世矣吾至此而後乃知黃山也

記之四

憇桃源菴指天都爲諸峰之中峰山形絡繹未有以殊異也雲生峰腰層疊如裼衣焉雲氣蓊翳峰各離立天都乃歸然于諸峰矣兹老人峰沿磵上皆緣天都之趾援危松攀鏬壁或折而陞或縣而度旋覩天都如晃而垂如介而立眎

向之所見尊嚴有加焉下嶺復上僧方鑿石斧鑿之痕與趾相錯也石壁斷裂人從石罅中上歷罅里許天都遂罅而走甫蹬目而踵已失也甫曳踵而目又失也壁絕石復上合乃梯而下人之下如汲井身則其綆也汲既深綆究地而出又從井榦中上也折而陟臺是爲文殊院普門安公所荒度也院負疊嶂峯左象右獅二羅松如羽葢面擁石如覆袈裟其上有趺跡其下下絕桃花峯居趺石之足桃花之湯出焉其東則天都峯如旒倒垂其西則蓮華峯獻蕚焉其

西面曠如也指點凝望浮煙矗靄青葱紺碧穿
漏于夕陽平楚之間已而煙凝靄積四望如一
暮景夕嵐無往而非雲海向所沾沾于老人峰
者又存乎見少矣生臺有二鴉翔集僧言此神
鴉也明日當爲公先導與之食祝而遣之寢室
不滿一弓夜氣肅洌與老僧推戶而起三十六
峰微茫浸月魄中零露瀼瀼雲溼巾屨悽神寒
骨峭愴而返余故好山栖野宿以此方之其猶
在曲屋突夏秪室羅幬之中乎余之山居而宿
焉者自兹夕始也

記之五

清曉出文殊院神鴉背行而先炤微幻空兩僧從焉避蓮華溝險從支逕右折險益甚炤微肘掖余臂幻空踵受余趾三人者蹷與駏蛩若也行三里許憩炤微茆菴菴背蓮花面天都負山厜㕒蔽虧雲漢俯視洞壑日車在下陰茆簷藉白石出孟陽畫扇傳觀惜不與偕杖屨也二僧踞盤石疏記所宜游者曰縣喝石居三里至一線天再折一里許下百步雲梯又一里上大悲頂出新闢小徑三里許達天海飯訖東北行上

平天矼五里上石筍矼轉始信峯經散花塢看擾龍松過師子林上光明頂復歸天海少憩登煉丹臺而還日未亭午天氣如清秋此游天所相也食時飯天海神鴉却而迎焉次第游歷如二僧之云日夕鴉去迴翔如顧別乃返天海宿焉一線天石壁峭陿水旁激如雨疾趨過之傳曰巖岑之下古人之所避風雨謂此也雲梯當蓮華峰之趾磴道歷七百級磴陿而級長踵曳如絚脛垂如汲下上攀援後趾須前趾前踵蹠後踵旁瞰股栗作氣而後下乃相慶脫于險也

始信峰于三十六峰不中爲兒孫一部婁耳而頗踞諸峰之勝縣師子林東折兩厓陡立相去丈許北厓裂罅處一松被南厓援之以度陟其巔茆菴欹傾積雪揩拄俯視雲氣諸峰矗出其最奇石筍矼也圖經云黃帝浮丘公上昇之後雙石筍化成峰可高千丈今石筍攢立不啻千百嵌空突起拔地掃天鉤連坼裂譎詭化質亦不可以丈計豈造物者役使鬼神破碎虛空穿大地爲苑囿鑿混沌之肺腑以有此也起視大壑却立萬仞指點宣州池陽堆皺蹙摺槩如圍

虖馮高臨下如限堵墻堆阜虛落人語殷殷過此則翠微松谷黃山西北之境盡矣煉丹臺之前拱立相向者煉丹峰也翠微飛來諸峰各負勢不相下胥俛爲環衛崩壓倚傾櫛比碁布若削劒戟若樹儲胥軒轅相宅之地故有神物護訶妄人不察設版築室宜其蕩剛風而焚劫火不終朝而輒毀也三十六峰側影旁軼敷花如菡萏丹臺藏貯其中如的中之薏臺方廣可置萬人三面劖削前臨無地却行偃臥足蹜蹜不能舉目眴眩者久之余之登玆山也自湯寺而

上披蒙茸歷幽仄蓋奧如也自文殊院而上指削成遡雲漢蓋曠如也及遵石筍丹臺觀夕陽望光景意迷精爽默自循省靈區異境顯顯心目安知俛仰之閒不將一瞚遷改夜半有負之而趨者與安知吾身在此而市朝陵谷堆塵聚塊者不已窅然若喪與又安知吾所坐之處所游之地非幻化爲之如所謂五山之根無所連著者而吾亦將馮空而碩虛與余肉人也載朽腐之軀以游乎清都紫微余心蕩焉夫安得不執化人之袪惶而求還也與楚莊王曰子具于

强臺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死恐留之而不能反吾之於此山所以游焉而樂樂焉而不敢以久留也

記之六

晨起風蓬蓬然取道雲梯面風逆上負風而仆而起兩腋若有人相扶不知其爲風力也盡雲梯則爲蓮華峰之趾徑如荷莖紆迴藏峰腹中磴窮穿峰腹而出如緣荷本上重臺也風愈厲逆曳不得上乃據石趺坐以俟登陟者巡途而下欲前復却一松一石低迴如故人僧曰三

十六峰處處惜別盡早至慈光寺招邀諸峰與執手欄楯閒乎寺踞天都之隴枕桃花蓮華二峰左則硃砂青鸞紫石右則疊嶂雲門並外翼焉普門安公者傳禪清涼山中定中見黃山遂舄清涼徒焉比入都門願力冥感　慈聖皇太后頒內帑爲薙髮賜紫衣幡杖　神宗賜寺額曰慈光降敕護持今寺尊奉藏經　慈聖所欽賜裝池也四面金像像七層層四尊凡二十有八層有蓮花坐坐有七準提居葉中一葉一佛佛不啻萬計　慈聖及兩宮所施造也普門將

構四面殿手削木為式四阿四嚮不失毫髮令藏弆焉普門隻手開山巋然建立當其時　兩宮之慈恩加被四海之物力充牣移兜率于人間化榛莽為佛土何其盛也軍興日煩饑饉洊至鍾魚寥落糠覈不繼追鼓鐘于長信數伽藍于雒陽盡不勝滄海劫灰之嘆焉斯李文叔之所以致嘅于名園也普門塔在寺後白石鑿甃桃花流水圜繞塔前人世牛眠馬鬛起冢象祁連者方斯蔑如亦可感也是夕再浴湯池宿桃源菴山僧相送不忍舍鄭重而別寄語天都蓮

花諸峰如吳人語念相聞也元人汪澤民曰宿湯寺聞啼禽聲若歌若荅節奏疾徐名山樂鳥下山咸無有余方有南浦之別聞之悽然感余心焉既與黃山別遂窮日之力以歸

記之七

余之登山也浴湯池憩桃源菴夜半大雨坐白龍潭小樓看天都峰瀑布雨止登山雲氣猶滃鬱登老人峰看鋪海山行三日天宇軒豁如高秋蕭辰一望千里每春夏登山煙嵐偪塞不辨尋丈山僧嘆詫得未曾有甫出山雨復大作淋

灘霑逕同游者更相慶也客曰黃山之游樂乎
余應之曰樂則樂矣游則未也三十六峰之最
著者莫如天都蓮花出芳村則蓮花峰離立抵
白龍潭則天都正中如屏陟慈光寺踞天都而
枕蓮花離而又屬顧若宿留憇文殊院天都東
拱若幡幢之建立蓮花右翊若瓣花之披敷兩
峰之面目畢見矣自茲以往面背易嚮步武換
形如鏡中取影橫見倒出非坐臥俯仰不能髣
髴而茲遊未遑也昔人言採藥者裹三日糧達
天都頂萬曆間普門闢菴相繼登陟石塔幡燈

儼然在焉夫獨非腐肉朽骨而遂如天之不可升耶石門爲黟山之中峰歙郡黄山樓北瞰此峰峰勢中坼若巨門唐人有詩曰閒倚朱欄西北望只宜名作石門樓則石門之高峻唐時郡樓見之而游人無復過問即山僧亦莫知所在此可以名游耶游玆山者必當裹餱糧曳芒屩經年累月與山僧樵翁爲伴侶庶可以攬山川之性情窮峰巒之形勝然而霞城乳竇紫床碧枕毛人之所飲阮公之所歌未可以津逮也桃花如扇松花如纛竹葉如笠蓮葉如舟非錬形

度世之人未易講也三十六峰之巔樵蘇絕跡猿鳥悚慄唯乘飇輪駕雲車可以至焉列子言海外五山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吾安知仙聖之人不往來于三十六峰之間如東阡北陌乎吾將買山桃源朝夕浴于湯池鍊形度世然後復理游屐焉山靈其許我哉

記之八

山之奇以泉以雲以松水之奇莫奇于白龍潭泉之奇莫奇于湯泉皆在山麓桃源溪水流入

湯泉乳水源白雲溪東流入桃花溪二十四溪皆流注山足山空中水實其腹水之激射奔注皆自腹以下故山下有泉而山上無泉也山極高則雷雨在下雲之聚而出旅而歸皆在腰膂閒每見天都諸峰雲生如帶不能至其冡久之滃然四合雲氣蔽翳其下而峰頂故在雲外也鋪海之雲彌望如海忽焉迸散如鼉驚兎逝山高出雲外天宇曠然雲無所附麗故也湯寺以上山皆直松名材檜榧楩柟藤絡莎被幽蔭薈蔚陟老人峰懸崖多異松負石絕出過此以往

無樹非松無松不奇有幹大如脛而根蟠屈以畝計者有根只尋丈而枝扶疎蔽道旁者有循厓度壑因依如懸度者有穿罅穴縫崩迸如側生者有幢幢如羽葆者有矯矯如蛟龍者有臥而起起而復臥者有橫而斷斷而復橫者文殊院之左雲梯之背山形下絕皆有松踞之倚傾還會與人俛仰此尤奇也始信峰之北厓一松被南厓援其枝以度俗所謂接引松也其西巨石屏立一松高三尺許廣一畝曲幹撐石厓而出自上穿下石爲中裂糾結攫拏所謂擾龍松

也石筍矼鍊丹臺峰石特出離立無支隴無贅阜一石一松如首之有笄如車之有蓋參差入雲遙望如薺奇矣詭矣不可以名言矣松無土以石爲土其身與皮幹皆石也滋雲雨殺霜雪句喬元氣甲拆太古殆亦金膏水碧上藥靈草之屬非凡草木也顧欲斫而取之作盆盎近玩不亦陋乎度雲梯而東有長松夭矯雷劈之仆地橫亘數十丈鱗鬣偃蹇怒張過者惜之余笑曰此造物者爲此戲劇逆而折之使之更百千年不知如何槎枒輪囷蔚爲奇觀也吳人賣花

者楝梅之老枝屈折之約結之獻春則爲瓶花之尤異者以相夸焉玆松也其亦造物之折枝也與千年而後必有徵吾言而一笑者

記之九

黟山三十六峰詳載圖經學士大夫不能悉其名而山僧牧子不能指其處所知者天都蓮花煉丹硃砂十餘峰而已石人峰謁爲老人雲門峰謁爲剪刀疊嶂峰謁爲勝蓮又有以培塿而冒峰名者始信峰也李太白有詩送温處士歸黃山白鵞峰今不在三十六峰之列益三十六

峰皆高七百仞以上其外諸峰高二三百仞者不與焉白鵞峰或亦諸峰之一也自普門安公乗宿夢因緣闢文殊院命老人峰背一嶺曰三觀嶺於是命名者紛如曰光明頂曰天海曰師子林皆傅會文殊院而名也普門開山之後徽人以黄山媚客軺車輶軒至止相望所至輙樹眉顏額磨崖題名青峰白石有剠膚黥面之憂三十六峰亦將不能保其故吾矣山之巔曰海子繇平天矼循鍊丹峰里許名曰海門光明頂爲前海師子林爲後海修廣可數里如以玆山

峻絕目其平衍處爲海則華山之頂高嵓四合
重嶺秀起不名之曰華海如以雲生之候彌望
雲浪目之曰海則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
合不名之曰岱海以海名山以黃名海紕繆不
典當一切鐫削爲山靈一洗之也自山海經水
經紀三天子鄣亦曰三天子都地志家紛紛聚
訟有疏通之者曰率山爲首黟山爲脊大鄣爲
尻似矣新安老生吳時憲曰黃山有最高峰曰
三天子都東西南北皆有鄣婺有三天子鄣南
鄣也匡廬亦稱三天子鄣西鄣也績溪有大鄣

東北鄣也天都爲天子都率山匡廬大鄣爲天子都之鄣此伯益桑欽之疏義而黟山之掌故也時憲振奇人也所居環堵巢書其中見溪南富人則唾面去之余遊新安新安人無能舉其姓名者矣故余作黄山記以時憲之言終焉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六